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武功部一

兵機

管子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之拯也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

舉如飛鳥動如雷電發如風雨管子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

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

終無方原無象

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丨丨丨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丨丨丨勝之

聽鈔視新思濬

管子丨於丨故能聞未極丨於丨故能見未形丨於丨故能知未始

發驚動昌

管子丨於丨故能至無量丨於丨故能得其寶

至善不戰

管子丨丨丨丨其次一之

三器六攻

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丨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丨丨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

危危窮窮

管子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丨丨而無害丨丨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

制

徑乎不知發乎不意 管子｜｜｜｜｜｜｜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利適用敵 管子｜｜器之至也｜｜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使敵若據虛搏景 管子善者之為兵也｜｜｜｜｜若｜｜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

作內政而寓軍令 管子｜｜｜｜｜｜｜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

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兵幸於權 管子夫｜｜｜｜權幸於地注幸猶勝也

武滿 管子兵威而不止命曰｜｜

伐逆伐險伐過 管子先王之伐也｜｜不伐順｜｜不伐易｜｜不伐及

知形知能知意 管子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者也知形不若｜｜知能不若｜｜

叅具 管子故主兵必｜｜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叅具

尊主安國之經 管子故兵者｜｜｜｜｜也不可廢也

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 管子故凡用兵之計｜｜｜｜｜｜｜｜｜｜｜｜｜｜｜注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師之三

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

小征大匡管子是以聖人｜｜而｜｜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簡其數不出於計

論器論士論將論主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其｜｜其｜｜其｜｜其｜

無溝壘有耳目管子故善用兵者而｜｜｜｜｜

不呼做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管子兵｜｜｜｜｜｜｜｜｜｜｜呼做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牽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不行於完城池管子故軍爭者｜｜｜｜｜｜

三闍管子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民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也

竽瑟美人諂臣文馬管子遺以｜｜｜｜以塞其內遺以｜｜｜｜以敵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五戰而至於兵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曰｜｜｜｜｜｜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新菜

日虛十里靡幣日去千金｜管子俸戟十萬｜｜之靡｜｜｜｜之衍損戟一誤而｜｜之用｜｜｜｜之猜

如獨行管子蚤知敵人｜｜｜注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

文令武令管子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也楚若不許則遂以｜｜焉

時為主客管子夫靜與作｜以｜｜人時以為｜貴得度

勿為客始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人事不起勿為｜

求之指搖之下｜管子索而不得｜｜｜｜｜｜

大武三會管子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而偃武與力

地圖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

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素賞

管子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十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

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好還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恬惔為上

老子｜｜｜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奇用兵

老子以正治國｜｜

｜｜以無事取天下天以慈衛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救之｜｜｜之不怒不與老子善戰者｜｜善戰勝者｜｜不敢進寸而退尺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哀者勝老子抗兵相加｜｜｜矣注哀者慈仁柔弱生之徒老子堅強者死之徒｜｜者｜｜｜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注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尊俎折衝晏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

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矣而太師其與焉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鄧析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兵者詭道 孫子｜｜｜｜｜｜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多算勝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拙速 孫子故聞兵｜｜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務食於敵 孫子故智將｜｜｜｜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

丨丨丨丨丨丨丨善之善者也

知彼知巳百戰不殆

孫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知巳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巳不知彼每戰必敗

致人而不致於人

孫子故善戰者丨丨丨丨丨丨丨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待敵者佚趨敵者勞

孫子凡先處戰地而丨丨丨丨丨丨後處戰地而丨丨丨丨

處女脫兔

孫子始如丨丨敵人開戶後如丨丨敵不及拒

五間

孫子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丨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

神紀 見上

農戰

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

丨丨也

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不與久敵

衆勿為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由忿起

愼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丨丨

丨丨兵遁見上百歲不一用不可一日忘鶡冠子兵者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

丨丨也是故人道先兵行枉則禁反正則舍鶡冠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故不殺降

人與神同方鶡冠子昔善戰者舉兵相從指天之極丨丨丨武美文華鶡冠子設

兵取國丨之丨也動取國丨之丨也不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鶡冠子彼兵者有天

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者明白何

設不可圖天權鶡冠子故所肆學兵必先丨丨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替

無素之衆轉無素之衆見上陸溺溺人鶡冠子丨丨丨丨故能往來賓決注其陰謀赤

地能興風波貴無與爭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顧聞其解龐煥曰王者｜天武
｜｜｜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
鶡冠子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
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
之類漏船燒屋吳子其善將者如坐｜｜之中伏｜｜
也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
可獨出獨入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
也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焉
獨出獨入者以靜勝尉繚子兵｜｜｜國以專若求亡
王霸之兵也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
子若救溺人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
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擊敵
｜｜先稽我智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萬可以尅
｜｜｜｜｜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天下韓非子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削迹
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矣

無遺根韓非子臣聞之曰｜｜｜｜｜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鑄大鍾遺仇由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之君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名聲暴炙荀子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之足以｜｜之威彊足以捶笞之後發先至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之｜｜之｜此用兵之要術也善附民者善用兵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是乃｜｜｜者也感忽悠闇荀子善用兵者｜｜｜｜莫知其所從出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荀子故仁人上下｜｜｜｜｜｜｜｜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事凡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聰明警戒和傳而一

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

棄疑無過無悔

荀子知莫大乎||行莫大乎||事莫大乎||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

六術五權

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荀子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力術止義術行

荀子||||||曷謂也曰秦之謂也注力術彊兵之

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

飾怒 荀子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也

兵戎不可以從我始 呂氏春秋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不起｜｜｜｜｜

｜大兵不寇 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注寇害也

若水火若用藥 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天下良藥 見上

兔起鳧舉 呂氏春秋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死殆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

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并氣專精見上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呂氏春秋嘗聞君子之用兵||||||||||||||||得之同則遬為上勝之同則湿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力貴突智貴卒呂氏春秋

遣偷解帳淮南子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之|則夜|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若櫛髮耨苗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所去

者少所利者多始如狐狸合如兕虎淮南子｜｜｜｜彼故輕來｜｜｜｜敵故奔走仁人可使文中子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也｜｜素曰己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戢而時動動則威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武不可覿國語｜｜｜｜文不可匱覿武無烈匱文不昭守龢同順義國語夫戰盡敵為上｜｜｜｜｜為上伐備鍾鼓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名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倫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倫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

密聲為覺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襲侵密聲 見上

五間 國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按此五間與孫子五間義異

絕慮無遷 國語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為無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知為始仁次之勇次

之國語夫戰｜｜｜｜｜｜｜｜｜｜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審賞審罰審物審備審聲國語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與天與人與地國語持盈者｜｜定傾者｜｜節事者｜｜始於人者人之所卒國語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也聖人因天國語天因人｜｜｜｜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國語逆節

萌生｜｜｜｜｜｜｜｜｜｜｜｜｜｜是以｜｜｜雜受其刑｜｜｜

人事與天地相參

國語夫｜｜必將｜｜｜｜｜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

救火追亡人

國語臣聞從時者猶｜｜｜｜｜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

贏縮轉化

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

國語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

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見上

遠交近攻戰國策王不如丨丨而丨丨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肘足接車上戰國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丨丨丨丨於丨丨而智氏分矣

變徵章以雜秦軍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丨其丨丨丨丨丨注徽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

後起而重伐不義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丨丨丨丨丨丨丨夫後起之藉與多而

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

攻戰之道非師 戰國策臣之所聞丨丨丨丨丨丨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

奉漏甕沃焦釜 戰國策救趙之務宜若丨丨丨丨丨注喻救之急

游人合鬬 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丨丨而丨其丨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

及其鋒而用之 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丨丨丨丨丨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倚多力分 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

開收兵欲復東哀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者｜｜｜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吹律聽聲　史記律書武王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象太白　史記天官書用兵｜｜｜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圓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山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陰權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皆宗太公為本謀

伐吳七術　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魚書狐鳴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試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

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腹中｜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更以惡草具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其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僞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

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六出奇計

史記陳丞相世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藉箸

史記留侯世家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丨前丨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

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批亢擣虛

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解圍收弊

見上

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

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相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

半至使齊軍入魏地｜｜｜｜｜｜｜｜｜｜｜｜｜｜｜｜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因勢利導 見上

趣利 見上

斫樹白書 見上

先辨勝敵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不可以｜｜

兩鼠鬭穴中勇者勝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

之猶｜｜｜｜於｜將｜｜｜

出奇無窮

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以木罌缻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拔趙幟立漢赤幟

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以長擊短 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

囊沙 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滿盛｜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見長見短 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所｜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

匈奴不可擊也**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從天而下**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也**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漢書鼂錯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二曰｜｜｜三曰｜｜｜｜｜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

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貴謀賤戰

漢書趙充國傳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而||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軍賞不踰月

漢書陳湯傳司馬法曰|||||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不戰下城

後漢書吳漢傳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高反者皆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詣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而｜｜非衆所及也

鋸斷門限

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城｜｜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擊一得二

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

不意而至必𢧐援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兩射營中安坐不動

後漢書王霸傳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中霸前酒摶||||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

後漢書馬援傳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賈衆大潰按第一高平第一地名

謀如湧泉埶如轉規後漢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交縛兩炬三頭爇火後漢書廉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邊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邊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營中星列敵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敵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潛焚珍積後漢書尚度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寳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

則不戰逼之必逃亡遁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遁密使所親客｜｜其營｜｜｜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呂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增竈

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

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

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敵則能戰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走不逐飛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自然之勢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數千頭

賊到輒有喜色

魏志武帝紀始|每一部|公||||賊破之後諸將

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開城掃洒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四｜門｜地却｜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

攻心爲上

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迴船受箭

吳志吳主傳注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復以一面｜｜｜箭均船平乃還

白衣

搖櫓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䑧𦪇中使｜｜｜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扼喉椿心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其｜而｜其｜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破竹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無著手處見上不學孫吳而闇合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與之｜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覆舟之戰幡竿亦折宋書武帝紀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

｜｜｜｜｜｜｜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按循盧循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 宋書張興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

製師子形與象相禦 宋書宗慤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宿令軍中曰｜｜｜｜｜｜｜｜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 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伏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珍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

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解衣高臥
而懼好謀而成|||||||||||||耳
以安衆心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深識九變
妙察五色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宏謀
霜照秘算雲回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
不諫之策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魏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
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
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
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
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
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
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

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攎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壍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敵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壍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敵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敵攻城之衆漂墜壍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上見

分軍隱林 齊書李安民傳邉攻朐山連口甬城安民捐泗口分軍應赴三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敵戰破之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旗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在文仲係其後|||||及長文至宿豫敵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于孫

溪洛戰父彎側敵軍大敗

大衆致力川岳可為

齊書周山圖傳敘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馳兩空函定一州

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筭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宏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

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令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説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顏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顏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臨難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空倉數十手自封題**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所域｜｜｜｜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安以**戰如風發攻如河決**魏書中山王英傳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羸師卷甲以侈其心**魏書張袞傳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鬭**魏書李冲傳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

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易旗遞進周書楊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周書陸騰傳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擕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討盡破之

車輪截流周書王軌傳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

鐵鏁貫|||擯|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梵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也其見推服如此按忻封英國公故云

平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裁家傳

設三伏

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

以權道迫

之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為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鋭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并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能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鋭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

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牧馬河北

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

宗率史大奈程齩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旂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

擊鵝鴨雜聲

舊唐書李愬傳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果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鬭故且｜｜｜｜｜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果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果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果窮蹙率偽百

官開門降太宗納之**權在於速**舊唐書裴寂傳兵法尚推｜｜｜｜**遣人試彈琵琶**
二女子對舞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俱來侵邊命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
雨紹乃｜｜｜｜｜｜｜｜｜｜｜敵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敵大潰
斬首五百餘級**使功不如使過**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舟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
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
｜｜｜｜｜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棄**
船江中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
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台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

質也吾授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艘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猨臂之勢

舊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侮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鋭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也

唐兵之大勢三變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

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閉門偃幟 唐書霍王元軌傳突厥攻定州元軌令｜城｜｜旗｜敵疑不敢入夜遁

先招懷後掩襲 唐書蕭俛傳吐

蕃寇涇州詔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

須權以勝之 唐書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敵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平戎十八策 唐書王忠嗣傳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巳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

樂聲不輟 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

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瑾而｜｜｜｜既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

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五代史梁臣傳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折簡勝用兵十萬 五代史雜傳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兄守文有陳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閱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乃卜｜｜｜｜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五代史雜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客處其勢可破勝而驕息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兵屯八百

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黃巢攻掠浙東至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那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指坐衣花紋為形勢 宋史何灌傳從熙河都監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驅羊以襲 金史完顏安國傳明昌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

｜｜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

掩映林木張設疑兵

元史洪俊奇傳小字荼丘乃顏叛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荼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荼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乃顏兵大驚以為官兵大至遂降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火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

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禽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見上

三盜 見上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見上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陰符經注聖人

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區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懸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一者能獨往獨來**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復疾擊其不意**全勝不闘大兵無創**六韜｜｜｜｜｜｜｜｜｜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行奇譎設殊異**六韜摧士三人主｜｜｜｜｜｜｜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刑上極賞下通**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而｜｜｜是將威之所行也**一**

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六韜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聞主書皆｜｜｜｜｜｜

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六韜是以｜｜｜｜｜｜｜｜｜｜｜｜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衆變生於兩陣之間｜｜｜｜｜｜

神勢六韜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器械為寶闘勇為首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我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

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

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

軍城 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丨丨

先定戰地戰日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眾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丨丨丨丨丨丨然後移撤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

十四變可擊 六韜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丨丨丨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丨丨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鼓走疑 逸周書五虞一丨丨丨二備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注撚從也

柔武 逸周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鬪故曰丨丨四方無拂奄有天下 猛虎羽翼 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丨丨加之丨丨而翔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 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 酈道元水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勾陳之宿主鬬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按注云秩守疑悮 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 羅隱兩同書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 運糧勢難行遠 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丨丨不但多費而丨丨丨丨子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

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擕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援五騎五色旗爲斥候

王稱東都事略曹翰傳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邊地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丨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以為應

香料布地縳羊擊鼓

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

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煮黑豆｜｜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生｜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畧着人肉血濡纔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袒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師螘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戰｜制兵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三

武功部二

將帥

往夫驚夫游夫管子故一器成一一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一一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一一具而天下無聚衆

居右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生民司命孫子知兵之將一一之一一

國輔孫子夫將者一之一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五危孫子將有一一必死可殺必生可擄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

也**智信仁勇嚴**孫子將者｜｜｜｜｜也**若驅羣羊**孫子焚舟破釜｜｜｜｜駈而往駈而來莫知所之**登高去梯**孫子帥與之期如｜｜而｜其｜**人將家將國將**鶡冠子有｜｜｜得一人氣吉有｜｜｜得一家氣吉有｜｜｜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醮廟**吳子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吳起於｜立為大將軍**心制**尉繚子夫將不｜｜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推也**吮疽**韓非子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猛將起於卒伍**韓非子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必｜｜｜｜**進事長功**荀子守時力民｜｜｜｜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使民不偷**見上**三至**荀子所以不受命於

主者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至臣

荀子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

五無壙

荀子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

知將分

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絶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弱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弱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矣

三隧四義五行十守

淮南子將者必有｜｜｜｜｜｜｜｜所謂三隧者上知

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嗌於辨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

程寒暑齊勞佚同飢渴共安危

淮南子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丨丨丨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丨丨丨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丨丨丨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丨丨丨也

受鼓旗受鉞斧

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丨丨丨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

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乃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臨敵決戰無有二心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

心如春夏秋冬 淮南子故將軍之｜｜淊淊｜｜廣廣如｜湫漻如｜典凝如｜｜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

被羽先升 國語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遂克之

老謀壯事 見上

元帥 國語公問｜｜於趙衰對曰郤縠可

出私金益公賞 戰國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以｜｜｜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右手不倦 戰國策魏

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將為臣之｜｜｜｜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卿子冠軍 史記項羽紀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注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扶義而西 史記高祖紀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

梟將 史記留侯世家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

下｜｜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

細柳軍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見上

立表下漏仆表決漏 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
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待賈賈素
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
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入行軍勒兵申
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
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
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
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
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

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狗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斬左驂以狗見上

嚄唶宿將史記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往恐不聽注嚄唶謂多詞句

軍鋒史記黥布傳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史記淮陰侯傳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見上

多多益善史記淮陰侯傳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而｜｜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

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也父知之乎

不從中擾

史記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賞賜決於外｜｜｜｜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

史記李將軍傳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之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不擊刁斗自衛 見上

飛將軍 史記李將軍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立號 史記衛將軍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而歸

軍鋒之冠 史記南越王尉佗傳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

伏波樓船

戈船下厲 史記南越王尉佗傳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將軍出桂陽下滙水主爵都尉

揚僕為｜｜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柢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搜斬軍中女子 漢書李陵傳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劍斬之

絕甘分少 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寬饒厚德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

揚威武參計策 漢書馮奉世傳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將

軍又何跋馬

折衝宿將 漢書馮奉世傳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功名次趙充國

九

虎 漢書王莽傳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

上將之元 漢書敘傳長年桓桓——

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執金吾擊郾 後漢書賈復傳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

大耿 後漢書耿弇傳張步曰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兵少於彼又皆疲勞足可推乎注弇况之長子故呼為大耿

曉兵愛

士可獨任　後漢書王霸傳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

雲臺不及伏波像　後漢書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以椒房故獨｜｜｜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將軍｜帝笑而不言

雅歌投壺　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見上

臥鎮　後漢書景丹傳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彊起領郡事乃夜名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以｜之足矣

北州大將　後漢書景丹傳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吴漢及

丹帝曰景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監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

上應二十八宿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又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圖畫雲臺 見上

敢殿後拒

後漢書張宗傳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

死可呂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呂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呂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埶不全也適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廼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贊張宗禪禹｜｜｜｜

涼州三明

後漢書段熲傳熲字紀明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云贊山西多猛三明儼蹤

割髮置地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以｜｜

爾曹快人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詔嘉貽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為將灼如此

朕復何憂乎按昭郝昭

為將當有怯弱時魏志夏侯淵傳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皆萬人敵蜀志劉先主傳注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侯勇而有義｜｜｜之｜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天下奇才蜀志諸葛亮傳亮病卒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也

有國士風蜀志關侯張飛傳評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之｜

抗颺虓虎蜀志馬超傳委任授君｜｜｜｜蕞董萬里求民之瘼

前有王句後有張廖蜀志王平傳注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按句扶王平同郡人數有戰功封宕渠侯句古侯切

可人

蜀志費禕傳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倅迹韓耿 蜀志揚戲傳贊關雲長張翼德濟於艱難贊主洪業｜｜｜｜齊聲雙德

虜如刻畫 吳志周泰傳注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

銀盌通酌 吳志甘寧傳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餚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營敵

驚動遂退

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志陸遜傳注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

催種葑豆 吳志陸遜傳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人｜｜｜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

遺酒饋藥 吳志陸抗傳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祜｜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之｜抗亦推心服之於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被髮吁天 吳志孫峻傳注吳書曰留贊為將臨敵必先｜｜｜｜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乞禱弗與 晉書宣帝紀時有兵士寒凍｜｜帝｜之｜武曰幸多故禱可以賜之帝曰禱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

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

刈穀送絹晉書羊祜傳祜出軍行吳境||為糧皆計所侵||償之

輕裘緩帶晉書羊祜傳祜在軍常||||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龍驤麟振晉書段灼傳艾受命亡身||||前無堅敵按艾鄧艾

萬里長城宋書檀道濟傳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之||

蒼頭公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自擬韓白齊書垣崇祖傳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及破敵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敵果如其言其恒||||今真其人也崇祖閱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武原將齊書周山圖傳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鼓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

為敵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敵圍轉急山圍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敵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為｜｜**貂蟬從兜鍪中出**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耳

備衛帳內 齊書薛淵傳淵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從征伐

人人如是吾又何憂 梁書柳慶遠傳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曰｜｜｜｜｜｜｜｜

逆為圖測皆在目中 梁書張宏策傳郢城平蕭穎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宏策宏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宏策｜｜｜

｜｜｜｜｜置陣役人必先諸將陳書程文季傳每｜｜｜｜文季｜｜｜｜夜則早

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按南史作程彪避唐諱也合肥

韋武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有｜｜武謂韋叡也按韋武謂韋虎與

程虎同避唐諱也四廂大將魏書明元帝紀置｜｜｜｜又改十二時置十二小將十二

小將見上平當魏書賀狄干傳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稱猾遠北部大人給漏刻

及十二牙旗魏書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斤征河南獨｜｜｜｜｜｜

黑矟公魏書于栗磾傳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處其北援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斤候不

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麾下栗磾以狀表聞

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粟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臥虎 魏書李崇傳崇深沉有將略寛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推破號曰｜｜賊甚憚之

諸將之冠 魏書崔延伯傳延伯善撫衆心與康生大眼為｜｜｜｜

北間驍將 魏書賀拔勝傳行書救續云賀拔勝｜｜｜｜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北齊書蘭陵王長恭傳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味雖｜｜｜｜｜｜｜

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獨進寒冰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之人｜｜

｜｜以｜義｜｜｜｜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退通稱歎

鐵猛獸

周書楊祐傳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也皆遽退避之

江神

隋書楊素傳素生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也

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隋書長孫晟傳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攜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

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與坐說言突厥之内大
畏長孫總管｜｜｜｜｜｜｜｜｜｜｜｜｜
王笑曰將軍震懾威行域外

猛將　鬬將　大將

隋書賀若弼傳煬帝
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
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非謀將韓擒是｜｜非領
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太子曰然則大將
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敦煌戍卒

隋書史萬歲傳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
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
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上至大斤山與敵
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
復問曰得非｜｜｜乎候騎
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

地上虎

北史高昂傳神
武以昂爲西南
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
高敖曹｜｜之｜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已

寇守險昂轉鬭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仚并將數十人錦裘繡帽舊唐書李晟傳每將合戰必自異衣｜｜｜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見上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舊唐書李晟傳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不為朕也百官拜賀而退市不改肆舊唐書李愬傳始晟尅復京城｜｜｜｜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瓶罍不發舊唐書揭忠元傳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

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共餽於道路他軍無孑遺惟惠元一軍丨丨丨丨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

頗牧在禁署 舊唐書畢諴傳自大中末黨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諴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丨丨丨吾丨丨卿為朕行乎諴欣然從命

此之壯氣何謝古人 舊唐書王君廓傳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五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眥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蕭輔膏肓 舊唐書李靖傳高祖每云李靖是｜銑｜公祐｜｜古之名將韓白與衛霍豈能及也

勝築長城 舊唐書李勣傳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邉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豈不｜｜｜｜耶

不喜得遼東喜得卿 舊唐書薛仁貴傳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為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慴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遥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賜馬兩匹

絹四千匹推投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也

天將富貴此翁 舊唐書劉仁軌傳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

王郭 舊唐書郭知運傳知運自居西陲甚為蕃夷所憚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時人稱｜｜焉

佩四將印控制萬里 舊唐書王忠嗣傳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以忠嗣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

三韓貴種百戰餘雄 舊唐書李多祚傳｜｜｜｜｜｜｜｜｜｜帝寵禁營逼心王室

納短刀於靴中 舊唐

書李光弼傳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亦有決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

來嚼鐵舊唐書來瑱傳瑱敗穎川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素多瑱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瑱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即瑱父雖故將城下拜泣而瑱瑱不應前後戮賊頗衆咸呼瑱為｜｜｜

濺血霑衣飲冰傷骨舊唐書郭子儀傳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野宿魂驚｜｜｜｜

鬭將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為｜｜

草木亦知卿威名舊唐書張萬福傳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

｜｜｜｜｜若從先帝所攺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道船繼進

諸二儒帥舊唐書鄭從讜傳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大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為二鄭國威復振｜｜｜之功也

割股肉以為祭醻舊唐書烏重允傳重允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殁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雖古之名將無加焉

以中丞為我輩知家事舊唐書柳公綽傳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何以報效故邪

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舊唐書李光顏傳時韓宏為汴人戰每尅捷

帥驕矜倔强常衘賊勢衆朝廷姑息惡光顔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顔一見悦感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顔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顔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顔乃大饗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家恩深｜｜｜｜｜｜｜｜｜｜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顔奈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爲光顔多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衆兵之心彌加激勵

債帥

舊唐書高瑀傳太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宰相裴度韋處厚欲請用瑀事未

閬陝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撿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剌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富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鮮矣

武成王 唐書禮樂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以良為配後罷中祀遂不祭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十哲 見上

名將六十四人 見上

威名稜然 唐書宗室孝逸傳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左玉鈐衛

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度支使薛克搆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拔衆以守則戰有闘拾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吳國公｜｜｜｜｜

盛夏若負霜雪 唐書李密傳密持軍嚴雖｜｜號令士皆｜｜｜｜｜｜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樂為用

每向必持重 唐書屈突通傳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闘志諸將多覆通｜｜｜｜｜雖不大克亦不敗負

尚堪一行 唐書李靖傳吐

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踞匡牀直視無所言 唐書張亮傳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為｜｜｜｜｜｜｜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於軍士奮擊因破賊

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唐書揚弘禮傳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

兵農悅安 唐書張獻甫傳李懐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

謂許敬宗曰｜｜｜｜｜｜｜｜｜

應對蠭起 唐書王忠嗣傳肅宗為忠王帝使與遊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

干法

不欲竭中國力以倖功名

唐書王忠嗣傳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

中興第一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轅門二龍

唐書烏承玼傳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

方之金日磾

唐書渾瑊傳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

受常若在帝前世｜｜｜｜｜故帝終始信待｜

六矢著面不動 唐書雷萬春傳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賊語伏弩發｜｜｜萬春｜｜｜潮疑刺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

好讀閫外春秋 五代史周本紀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略知兵法

真神將 五代史梁臣傳太祖賜寇彥卿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也

軍中儒服 五代史梁臣傳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當｜｜武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望塵知敵數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以｜｜｜

持重挫鋒伺隙取勝 五代史唐臣傳德威老將常務｜｜以｜人之｜故其用兵常

丨敵之丨以丨丨**符第四**宋史符彦卿傳彦卿將家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丨丨丨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彦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此中豈有符王耶**橐中惟圖書衣衾**宋史曹彬傳乾德二年冬伐蜀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丨丨丨丨丨丨而已**猶用鷹犬逐雉兎**宋史楊業傳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爾**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宋史岳飛傳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張紅眼**宋史張威傳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先充偏裨每戰輒克全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丨丨丨又號張鶻眼**張鶻眼**見上**矮張竹園張**宋史忠義傳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

突圍五年宋闕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貴曰｜｜｜俱智勇素著諸將所服俾為都統

取緋帛被甲冑以自標顯遼史耶律鐸軫傳仕統和間性疎簡不顧小節人初以是短之後侵宋分總贏師以從及戰｜｜｜｜｜｜｜｜｜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

有光自目中出䀹䀹如流星遼史高模翰傳會同元年三月敕虎官揚軍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餓｜｜｜模翰｜｜｜｜縈繞旗矛｜｜｜｜｜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

不持雨具金史李成傳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雖沾濕自如也

水星金史斜卯阿里傳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

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目之

一唱如百金之賜 金史强伸傳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甫三日北兵圍之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馳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而得者｜｜｜｜

當自權衡 元史世祖紀日本行省臣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之

旗幟畫雙赤月 元史阿术傳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𢑽頭兵勢伯顏察兒所將皆阿术牙下精兵｜｜｜｜｜衆軍望其塵遽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

黃金周飾卿身 元史牀兀兒傳大德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猶不足以盡朕意

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六韜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

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持首授柄持柄授刃 六韜君入廟內西面而立將入廟內北面而立君親操鉞｜｜｜將其｜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將其｜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

禮將 六韜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兩不張蓋名曰｜｜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

力將 見上 **止欲將** 見上 **立表清道** 六韜大將設營而陣｜｜轅門｜｜而待諸將吏至者拔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俱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順人以利陣 逸周書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

和曰彊

三和曰彊 見上

四海之內視如家室 諸葛亮心書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此天下之將

一曰萬里 蘇鶚杜陽雜編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曰偽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廢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真謂一日萬里矣

把淺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

龍圖老子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宋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延涇

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屬戶蕃部卒稱曰||||至於元昊亦以是呼之

狄天使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為|||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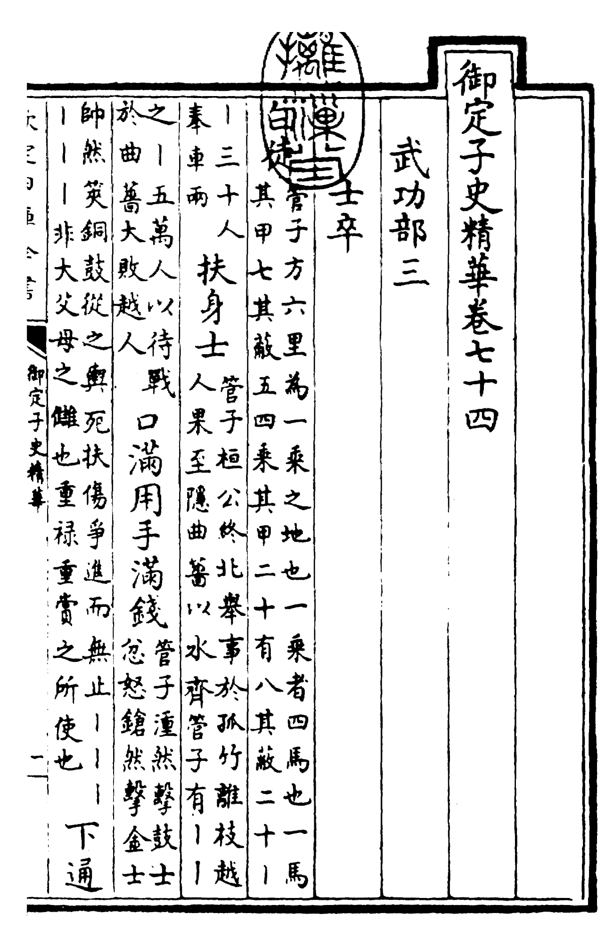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四至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四

武功部三

士卒

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三十人

扶身士 管子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奉車兩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之｜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

口滿用手滿錢 管子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策銅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非大父母之讎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 下通

管子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謂之役夫

國爪　墨子兵者｜之｜也

嬰兒愛子　孫子視卒如｜｜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故可與之俱死

壯男一軍

壯女一軍　商子｜｜為｜｜｜｜為｜｜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

齊疾而均速若飄風　商子楚國之民｜｜｜｜｜｜｜｜｜｜

練銳　吳子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也

畏我侮敵　尉繚子夫民無兩畏也｜｜｜｜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陷銳　韓非子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之卒慹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技擊　荀子齊人隆｜｜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

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

武卒 荀子魏氏之｜｜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五甲首而隸五家 荀子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債市傭而戰之 荀子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幾矣

武人 呂氏春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於朝

軍衆心一 呂氏春秋凡｜欲其｜也｜欲其｜也三軍一心則令可

使無敵矣今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動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

精士練材 呂氏春秋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丨丨丨丨

利趾 呂氏春秋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丨丨者三千人以為前陣

五兩 呂氏春秋晉文公造丨丨丨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衛雍丨兩技也

厮輿 呂氏春秋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鬬雖丨丨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

亭公弩父 揚子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丨丨卒謂之丨丨

作師 國語天子丨丨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

旅賁 國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丨丨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

君子

六千人為中軍國語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

水犀之甲億三千國語今夫差衣｜｜｜｜者｜有｜｜

奮擊百萬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戰國策秦中士卒以｜｜｜｜｜｜｜｜｜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

五家之兵戰國策齊車之良｜｜｜｜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大卒史記周本紀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馳

帝紂師

一以當十　史記項羽紀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老弱未傳　史記項羽紀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悉詣滎陽復大振按漢書注傳著也言著名給傜役也

執盾隊史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棘丘以｜｜｜｜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中涓騎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樂成以｜｜｜從碭中為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為樂成侯千戶

駢憐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栢至以｜｜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漢表師古曰二馬曰駢憐為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說衛謂軍行止舍主為衛也

說衛見上

習流　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

曰可矣乃發｜｜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 教士見上 諸御見上

材官引彊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

選以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甲堅以新士｜｜｜

百金之士史記李牧傳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

彀者見上

蹶張史記張蒼傳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

佽飛射士羽林孤兒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注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

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　**豬突豨勇**　漢書食貨志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冦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漢書晁錯傳堅甲利刃長短相雜||||||||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羽林黃頭**　漢書枚乘傳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年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按史記鄧通傳以擢船為黃頭郎無以明黃頭之為士卒也故不録此云羽林黃頭則黃頭蓋水軍矣　**奇材劍客**　漢書李陵傳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也力扼虎射命中顧得自當一隊　**扼虎**　見上　**六郡良家子**　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從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　**迹射**　漢書馮奉世傳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佽飛穀
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

虎牙五威兵 漢書

王莽傳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
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 後漢書光武帝紀七年三月丁酉詔曰今國
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
｜｜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
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
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旄頭 後漢書光武帝紀賜
東海王彊虎賁｜｜｜鐘虡之樂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
為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
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
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緹騎 後漢書安帝紀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
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營士各有差注續漢志曰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黄色

突騎天下精兵 後漢書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𢇁郎兵迎戰漢軍退郤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横丹還世祖謂曰吾聞｜｜｜｜｜今乃見其戰樂

如虎如螭 後漢書杜篤傳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

積射 後漢書南匈奴傳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緣邊兵注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

門闌走卒 後漢書明帝紀勞賜縣掾史及｜｜｜｜注續漢志曰五伯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虎豹騎 魏志曹真傳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弦而倒帝壯其鷙勇使將｜｜｜

賨叟青羌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

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料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

有行裝就隊 吳志朱然傳雖世無事每朝嚴鼓兵在營者咸｜｜｜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解煩兵 吳志張溫傳權下令曰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五千人付之

四部司馬 晉書惠帝紀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公私窮蹴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渴賞 晉書孫楚傳｜｜之士鋒鏑爭先

樂屬 晉書會稽王道子傳元顯生殺自己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按元顯道子子

北府兵 晉書劉牢之傳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

發揚州

奴 晉書王敦傳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為兵外以討敵實禦敦也

壬午兵 晉書張昌傳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

絳頭毛面挑刀走戟 晉書張昌傳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其鋒不可當

投鞭斷流 晉書苻堅載記以吾之衆旅｜｜｜於江足｜其｜

君子營 晉書石勒載記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

鮮卑具裝虎班突騎 宋書武帝紀使寧朔將軍索邈領｜｜｜｜｜｜｜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

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 宋書

蒯恩傳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

荆楚快手 宋書建平王宏傳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丨丨丨丨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案景素宏子

樓煩白羽漁陽墨騎 宋書沈攸之傳丨丨丨丨丨丨投箠戍岳丨丨丨丨浴鐵為羣

三齊射手 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丨丨丨丨七百人引彊命中故賊不得逼城

引彊命中 見上

精手 齊書高帝紀王縕將數百丨丨帶甲赴粲案粲袁粲

張弓拔白 齊書東昏侯紀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丨丨丨丨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

配衣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招集丨丨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

過浙江 **實甲**上見

荷戟塵末 齊書丘巨源傳詎其｜｜｜｜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

蒼頭犀角大力 陳書蕭摩訶傳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敵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

僧騰客 南史侯景傳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扞以烏笠山峰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配二山交矟以戰鼓吽沸騰昏旦不息

營户 魏書孝文帝紀沃野統萬二鎮勅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為｜｜

見兵三等 魏書孝文帝紀中外戒嚴分京師｜｜為｜｜｜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

小統 魏書幽陽伏素延傳以｜｜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

史

李公騎 魏書李瑒傳隋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

|十二丁兵 周書武帝紀改八丁兵為||||率歲一月役

游軍二十四部 周書宇文貴傳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令其督捕由是頗息

黃龍兵 周書尉遲迥傳迥別統萬人皆絲巾錦襖號曰||

|百保 隋書食貨志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

哮闞 隋書柳莊傳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

婦人補果毅 舊唐書肅宗紀許叔冀奏衛州||侯四娘滑

州婦人唐四姑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插血請行軍討賊皆｜｜｜

銀刀雕旗 舊唐書懿宗紀初王智興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號曰｜｜｜｜門鎗挾馬等軍番宿衙城自後寖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為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厭食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猶諠譟逐求動謀逐帥

此八千人可當百萬 舊唐書程知節傳後依李密署為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分為左右以自衛號為內軍自云｜｜｜｜｜｜｜｜

｜｜餓狼軍 舊唐書馬燧傳汴州大將李靈耀反燧統兵八千號為｜｜｜燧獨引軍擊破之

衙兵 舊唐書田承嗣傳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甲兵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數年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

義兒 舊唐書高開道傳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丨丨

娘子軍 舊唐書平陽公主傳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丨丨丨

飛騎 舊唐書姜謩傳因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名丨丨

飛龍小兒 舊唐書王鉷傳鉷與國忠共討縡縡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為劒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丨丨丨丨甲騎四百人討之縡為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琛等以獻

百騎千騎 舊唐書王毛仲傳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衫謂之丨丨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丨丨

曳落河 舊唐書房琯傳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丨丨丨雖多豈

能當我劉秩等

挽硬隨身 舊唐書李錡傳錡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丨丨丨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為一營名曰蕃落健兒

蕃落健兒 見上

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舊唐書張弘靖傳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蔚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丨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

江淮弩士 舊唐書王栖曜傳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丨丨丨丨入矣遂不敢東去

驟子軍 舊唐書劉澭傳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丨丨丨最為勁悍官軍嘗警備之

父子軍 唐書兵志高祖以義兵起太原

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使其子弟代謂之｜｜｜

平射 唐書侯仲莊傳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為都將訓兵自守號為｜｜人畏其鋒

六院 唐書李覲傳｜｜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

青州弩手宣潤兵甲 唐書杜牧傳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五千｜｜｜｜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

黃頭軍 唐書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謁以黃冒頭號｜｜｜

聱旛謹豎 唐書李觀傳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屆德宗奉天詔盡綮諸軍整飭譙邏募增五千人｜｜｜｜士氣益振

官健 唐書張萬福傳韋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坐仰衣食今一小傾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

飛雪將 唐書杜中立傳舊儲東三千乘歲輓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

足矣

疾雷將　唐書鄭畋傳為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丨丨丨境中盜不發發輒得

黑雲都　唐書楊行密傳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丨丨丨

定南刀　唐書楊行密傳泠業屯兵平江為三壁殷將許德勲以銳卒號丨丨丨夜襲業奪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

鴉兒　唐書高仁厚傳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鋋輩咸以兵五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丨丨丨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鬬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

射生子弟　唐書李寶臣傳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為丨丨丨出入禁中

夜飛將　唐書劉從諫傳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丨丨丨多豪富之子

帳前銀鎗　五代史唐本紀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於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丨丨丨軍

橫衝都 五代史唐本紀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丨丨丨

定霸都 五代史雜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丨丨丨得二十萬人

土團軍 五代史雜傳雷滿為人兇悍驕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於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丨丨丨

雁子都 五代史雜傳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於其頰號丨丨丨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

朱落雁 見上

廳子都 五代史雜傳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丨丨丨

剩員 宋史兵志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之丨丨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送都下以補禁旅之缺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

校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

鐵鷂子　宋史李顯忠傳夏人以｜｜｜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

紫茸細軍　宋史虞允文傳亮有｜｜｜不臨陣恒以自衛

班聲如雷江水如沸　宋史余玠傳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部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聲止圍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摔失色而玠自若也按夔王夔

赤心隊　宋史忠義傳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

石手軍　宋史忠義傳陳文龍守君賁以黃恎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

悋入招撫之悋至民皆頓首謝罪與化有ㅣㅣㅣ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

項鶻子 宋史忠義傳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没德率敢亡百人破賊自二月訖五月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為ㅣㅣㅣ

潑喜 遼史西夏傳有砲手二百人號ㅣㅣ 勇

撞令郎 見金史兵志士卒之健者號撞令郎上

阿里喜 金史兵志士卒之副從曰ㅣㅣㅣ

毛葫蘆 元史順帝紀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ㅣㅣㅣ故以名之

生券熟券 元史兵志調襄陽府ㅣㅣ軍六百人ㅣㅣ軍四百人由京兆府鎮戍鴨池命金州招討使欽察部領之

軍市 元史王慶端傳暇則俾士卒為ㅣㅣ自相懋遷

開閭人情 六韜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ㅣㅣㅣㅣ觀敵之意以為間諜

螳螂武士 六韜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丨丨丨共載可以擊縱横敗強敵

開敦閭伯 逸周書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丨一卒居後曰丨左右一卒曰丨四卒成衛曰丨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

卿七萃 穆天子傳乙酉天子北升於口天子北征犬戎犬戎口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觴丨丨之士戰

漁獵手 溫大雅創業起居注讓所部兵並齊濟間丨丨之

丨剛天下 宋祁筆記剛四敗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丨丨丨者兵也

赤老 江休復鄰幾雜志都下部俗目軍人為丨丨莫原其意緣尺籍得兆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府迓者累日不至問一路人不如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譏罵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呼為赤樞

文身羣黑衣裝詭異 張唐英蜀檮杌琛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丨丨丨丨丨丨丨衆

皆稱鬼兵稱瑤為鬼魅按瑤徐瑤

拔山淩波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八年春閱民為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産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户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丨丨軍使物力户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緞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丨丨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披堅執鋭者謂之排門軍併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捍戍守把

行陳

顛行 管子士爭前戰為丨丨不偷而為用 **循環無端** 孫子奇正相生如丨丨之丨丨 **紛紜**

渾沌孫子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正正之旗堂堂之陣孫子無邀｜｜｜｜｜無擊｜｜｜｜　好高惡下貴陽賤陰孫子凡軍｜｜而｜｜｜｜而｜｜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如率然孫子故善用兵者譬｜｜｜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止如斬足行如流水商子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之｜｜｜｜之｜｜｜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　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鶡鷃鷹鳶為旂幟列子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凡以力使禽獸者也　鶡列莊子君亦必無盛｜｜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制以五行鶡冠子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具慮必早定下因地利｜｜｜｜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

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吳子｜｜｜｜｜｜｜｜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退如山移進如風雨吳子深溝高壘守以強弩｜｜｜｜｜｜

｜｜鴈行韓非子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以鸞秦軍於關下矣圜居方止荀子｜｜而｜｜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推按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若盤石見上角推見上

鸞舉麟振鳳飛龍騰淮南子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元逝進退屈伸不見朕墊｜｜｜｜｜｜｜｜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擊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四方如繩淮南子故前後正齊｜｜｜｜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聚散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陣者也百人為徹行萬人為方陣

國語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丨丨以丨丨丨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丨丨以丨丨丨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設右為牝益左為壯　國語凡陳之道丨丨以丨丨丨以丨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營衞　史記五帝紀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丨丨

試以婦人　史記孫子傳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丨丨丨丨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四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三令五申 見上

背水陳 史記淮陰侯傳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甬道 史記項羽紀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而輸之粟

圍陳外嚮 漢書項籍傳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漢騎圍之數重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漢書李陵傳陵引士出營外為陳｜｜｜｜｜｜｜｜｜｜｜｜｜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壍壘木樵漢書趙充國傳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

魚鱗陳漢書陳湯傳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

長轂雷野高鋒彗雲後漢書光武帝紀贊尋邑百萬貔虎為羣｜｜｜｜｜｜｜｜

軍陣立成後漢書耿秉傳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士卒皆樂為死

列輕騎為左右翼後漢書段熲傳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敵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激怒兵將曰今家

去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大呼衆皆應聲騰起頓馳騎於傍突而擊之敵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

偃月營 魏志楊阜傳馬超擊隴上郡縣阜使從弟岳於城上作｜｜｜與超接戰

八陣圖 蜀志諸葛亮傳推演兵法作｜｜｜

圍落 晉書宣帝紀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

縛草為人 晉書王濬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作火炬 見上

鼓聲聞數百里 晉書陸機傳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

有也

依八陣圖作偏箱車晉書馬隆傳隆｜｜｜｜｜｜｜｜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晉書周訪傳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沈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旍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趙氏須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乃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沸河動地 晉書劉曜載記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

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 晉書苻登載記每戰｜｜｜｜｜｜｜｜｜｜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人自為戰 見上

勾鏁法 晉書呂光載記敵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鏁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之｜

游軍彌縫其闕 見上

却月 宋書朱超石傳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

餘步為丨丨

函箱陣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令將曾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丨丨丨陣兩頭抱河多列旗幟綠險而還

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宋書宗越傳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丨丨丨丨丨丨

白羽咽川霜鋒照野 宋書鄧琬傳丨丨丨丨丨丨丨金聲振谷鳴鼙聒天

晨離奪暉平原掩色 梁書元帝紀董率卑貌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丨丨丨丨龍騎蔽野則丨丨丨丨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

七步三重 梁書元帝紀止紂丨丨圍項丨丨轟然大潰羣凶四滅

長塹鹿角 梁書韋叡傳叡於景中營前二十里夜掘丨丨樹丨丨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勒

諸將為四甄 梁書裴邃傳破魏新蔡郡略地至於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

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還丨丨丨丨丨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飛龍騰蛇魚麗之變

魏書文成帝紀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以示威武

十二陳圖

魏書源賀傳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為丨丨丨丨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

箕張

魏書尒朱榮傳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仁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丨丨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

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

火陣木陣

北齊書許遵傳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為丨丨我為丨丨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

電繞蛇聲霧合星羅

周書文帝紀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賑銳師百萬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麾軀匪怯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令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脩拾

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咤則風雲騰鬱

隋書煬帝紀凡此衆軍先奉廟畧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心德攸

同牙爪斷在

騎兵四十隊步卒八十隊

隋書禮儀志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為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哥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盪幡一長槊楯弩及甲毦等各稱兵數

騎陣

隋書楊素傳先是諸將與邊戰每見邊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

務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丨丨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

八風營 隋書張須陁傳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丨丨丨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

唐公壘 北史唐永傳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丨丨丨也

績帛為狻猊 舊唐書朱滔傳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己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十方陣橫進滔丨丨丨丨丨衆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為驚亂隨擊大破之

天陣地陣人陣 舊唐書員半千傳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丨丨丨丨丨丨各

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為上第

臨淮遺法 舊唐書郝廷玉傳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嘆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乎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丨丨王之丨丨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堅突有心破胆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

四道並引 唐書韋雲起傳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

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紀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狹營小舍 唐書田頵傳臺濛率騎渡江為||||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遇伏大敗

曳柴揚塵 唐書顏杲卿傳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鄴諸郡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赤白馬為兩陣 五代史唐李紀梁晉相距於柏鄉梁龍驤軍以||||||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

拐子馬 宋史岳飛傳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官軍不能當

數

十里如銀壁 宋史劉錡傳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瀰望｜｜｜｜不斷｜｜｜中外大震

撒星陳 宋史張威傳荆鄂多平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騎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鵞鸛魚麗 宋史宗室子瀟傳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為｜｜｜｜陣上覽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

吞江吸海 元史郝經傳游騎上下｜｜｜｜

東西運衡 元史郝經傳三道並出｜｜｜｜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握奇經｜｜｜｜｜｜｜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先出遊軍定兩

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兩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餘奇握機見上

虎翼蛇蟠飛龍鳥翔見上

四武衝陣六韜武王曰敵人蟠吾左右又蟠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丨丨丨丨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鳥雲之陣陰陽皆備六韜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為丨

〡〡〡〡〡〡〡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

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

六韜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者也

合籠

六韜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傍躐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〡〡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吾左右然後令三軍皆疾戰而不解

雲布風行

逸周書陣若〡〡侵若〡〡輕車翼衛在戎二方我師之窮靡人不剛

赤白相映若花園

温大雅創業起居注營壁城壘幡旗四合〡〡〡〡〡〡〡

九

軍方七軍圖 沈括補筆談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軍為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為七軍予按丨丨乃丨法丨丨乃丨法也算術方物八裏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圓物六裏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既為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為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四頭八尾觸處為首 沈括補筆談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遶之若依古人法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千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藩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有面

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為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意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適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今營陣法是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四